

艾文茵◎著

落花时节又逢君



重温那些美好 古诗词

且听最美古诗词为你诉说

在茗香微漾的落花时节

那些缥缈的随风一诺

那些挂怀的老旧记忆

那些往昔的遗世风景

那些漂泊的天涯羁旅



艾文茵◎著

落花时节又逢君
重溫那些美好
古诗词



中国纺织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那些文字穿越千年万年的烟波与风尘，在非彼的境况里依旧不失其风神。旖旎情思萦怀，绵骨柔肠绎出几多青睐；眷眷难当有时，泪墨为书，刻写一个人的海阔星沉；历尽摧折砥砺，霜天月凉能挨，不忍看梦里罗衣慢轻叹……千千万万人曾吟诵了千千万万遍，那熟络于心的行间字里是否也曾有你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落花时节又逢君：重温那些美好古诗词 / 艾文茵著. —
北京：中国纺织出版社，2017.3
ISBN 978-7-5180-2908-2

I .①落… II .①艾… III .①古典诗歌—诗歌欣赏—
中国 IV .①I20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6）第215067号

策划编辑：郝珊珊 责任印制：储志伟

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东里A407号楼 邮政编码：100124

销售电话：010—67004422 传真：010—87155801

http://www.c-textilep.com

E-mail：faxing@c-textilep.com

中国纺织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
官方微博http://weibo.com/2119887771

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2017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10×1000 1/16 印张：15

字数：122千字 定价：35.00元

凡购本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，由本社图书营销中心调换

前言

与诗词的相遇也可以是惊心动魄的华丽，短短几句便足见文字最奥妙的张力。像是剥落的城墙重归完好；像是一轮红日西升东落；像是散了又聚的云；像是溯源而归的水……山河没有了时序，此时的、历史的都在你的眼眶里，是隙中驹，是石中火，也是梦中身。

诗词能带来的除了惊艳还有熟稔，你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默契，好像千百年来文字就该是这般端然的有序，明明初初一面却犹如故衣附体，那么熨帖、那么宁静。

可至刚也可至柔，可平顺也可尖刻，可亲和也可毁辱。

同一片夜色里可以是“满船清梦压星河”，也可是“江湖夜雨十年灯”。

同样流离在风波里，可以是“一张琴，一壶酒，一溪云”，也可是“胭脂泪，相留醉，几时重”。

同样的重逢在眼前，可以是“我未成名君未嫁”，也可是“落花时节又逢君”。

同样的鸳鸯两散，可以是“落花人独立”，也可是“况

复远思君”。

同样的恩深义重，可以是“君埋泉下泥销骨，我寄人间雪满头”，也可是“天地肃清堪四望，为君扶病上高台”……

生命逃不脱老死的限制，但文字可以流传千古，温暖抑或萧索从不受季节的拘囿，人间可是近到贴身的贞亲，也能遥不可及隔着浩渺银河。

灯火里、冷风里，甚至你不曾注目的黄土里都会藏着诗人们缄口如瓶的秘密；箫声里、鼓瑟里，甚至被你忽略的叹息里都曾是一方韶华极胜的秘境。

多少不曾染尘的青衫成了风雨满身的客袍；多少缠绵悱恻的红衣佳人成了短松冈里的梦中人；多少白马玉鞭少年郎对着夕阳残晖栖身江海；多少白衣送酒断金交输给了翻云覆雨手……

分明是碎了满地的辞藻，总有人能妙手拼成华章；分明是世俗的过客，总有人能登高一呼，喝出澎湃千万年的磅礴；分明是寻常的人间，总有人能在风马里扬着风幡冷眼看风涛……

行走的旅人、流浪的痴人、痛哭的离人、孤独的行人、泪眼的故人……他们都曾拥有同一个名字——诗人。



目录

第一章 倦眼欲与花同眠：那些漂泊的天涯羁旅 / 001

1	作个闲人 乐尽天真	001
2	未言先醉 转身天涯	010
3	春风桃李 江湖夜雨	016
4	始闻秋风 刘郎又来	023
5	春风十里 冷月无声	030
6	汾水埋骨 风流云散	036
7	蓬莱旧事 灯火黄昏	041

第二章 画船听雨归华年：那些往昔的遗世风景 / 047

1	陟彼南山 长歌采薇	047
2	秉一盏烛 花间偕游	053
3	风神散朗 尘不染心	058
4	遍行川江 断肠还乡	066
5	水是眼波 山是眉峰	073

6	三地听雨 四方漂流	80
7	人面何处 桃花依旧	86

第三章 残月满江忆旧香：那些挂怀的老旧记忆 / 091

1	浮生只合尊前老	091
2	贤郎怎不作宰相	097
3	我未成名君未嫁	103
4	明月前身是流水	110
5	三峡江声流笔底	118
6	飞光薄情煎人寿	124
7	双泪一声何满子	131

第四章 绮梦难成瘦东风：那些擦肩的错落美丽 / 137

1	落花时节又逢君	137
2	醉时冉冉醒时愁	143
3	斜阳一染雨如雾	150
4	男儿堕地已堪伤	156
5	为君持酒劝斜阳	163
6	人生长恨水长东	169
7	琵琶弦上说相思	175

第五章 远影绝尘风波定：那些缥缈的随风一诺 / 181

1 季子平安否 我亦飘零久	181
2 不见鱼书至 相思梦入秦	188
3 昔日柳枝青 不着他人的手	196
4 秋心拆两半 颍水再无岸	204
5 同心结未成 江边潮已平	210
6 因缘总难绝 他生嫁王昌	216
7 十载绳检外 楼台烟雨中	222

结 语 / 229

第一章

倦眼欲与花同眠： 那些漂泊的天涯羁旅

1 作个闲人 乐尽天真

行香子

苏轼

清夜无尘，月色如银。酒斟时、须满十分。
浮名浮利，虚苦劳神。叹隙中驹，石中火，梦中身。
虽抱文章，开口谁亲。且陶陶、乐尽天真。
几时归去，作个闲人。对一张琴，一壶酒，一溪云。

苏轼说世事一场大梦，沧桑历尽后人反而达观了起来。

晓行暮宿、宦海沉浮，为人构陷、一贬再贬，亲见过多少丑恶的嘴脸，也曾在流放之路泥足深陷，看破多少奥援有灵的钻

营，旁观过几度政以贿成。

正因为他是苏轼，哪怕他谙熟所有的所谓规则，哪怕尽可机关算尽搏功名，再不济也能充耳不闻见溺不救，可他那天生的一颗七窍玲珑心又总是不饶不依，呼唤着：“轻手，轻手，居士本来无垢。”

他酿酒，并饮酒成瘾；他擅行、楷书，笔势尽展法度；他无肉不欢，也爱参禅打坐；他身陷“乌台诗案”，仍旧笔耕不辍；他的道德只拘束他自己，却宽恕着别人；他是士大夫，是佛教徒，是以文章而名天下者，也是最平凡的耕稼陶渔人。

最为难得的是，无论将苏轼置于怎样的境况里，都不能灭他那种蓬勃的精气：好的坏的，坦然面对、照单全收。在你以为他已被催逼得渐行渐远、踪迹杳然的时刻，他只作淋了一场无防备的雨，而后满身花雨又归来，而后一蓑烟雨任平生。

人们崇拜他、倾慕他，便也难免神化了他。事实上，苏轼并非生来豁达无争。道理如同见多了生死，也便把一生一死视若了一来一往的平常。经历是可以荡平人的锐气与哀婉的，多几番经历，也往往等同于多看透了几层道理。

宿命希望他活得透彻，所以不愿轻易予他顺遂，为官如此，为人夫也是一样，历尽了离恨与郁郁。在官场上，他三起三落，最终客死他乡；在生活里，他相继痛失三位伴侣，最终

鳏夫独居。

与第一任妻子王弗的缘分始于在中岩书院读书时，苏轼的老师名为王方，是王弗的父亲。

在中岩书院附近有一泓未名的绿水隐匿林间，偶有清风拂过，掠起层层波纹，看得人心荡神迷。苏轼得闲便会来此流连，玩性大发地用力叩掌，引得岩穴中的鱼群闻声骚动，纷纷朝着声音的方向游来。

王方也极爱此地，于是便在某个踏春日邀来诸多文人雅士及自己的得意门生，给此水题名。为求高雅牵强附会者有之，游离其宗落入窠臼者有之。在王方看来，大多的投笔都并非见心见性，那些所谓才子的才情也未免名不副实。

直至看到苏轼的答案，只短短三个字，“唤鱼池”，既雅且新，有声有色，王方不禁拍案叫绝。受到夸奖的苏轼正忙不迭地自喜着，却见王方的女儿王弗遣身边侍女也送来了题名，“唤鱼池”三个大字跃然纸上，隽秀而醒目。举座皆惊，大赞：“不谋而合，韵成双璧。”此事过后，惜才的王方便将女儿王弗许配给了苏轼。

王弗温婉娴静，婚后的家事都被她打理得井井有条，此外，她还是苏轼最得力的助手。刚嫁给苏轼时，苏轼只知王弗是识字的，却未料到她也曾读过百卷书。每每苏轼挑灯夜读时，王弗都

会陪伴身侧，研墨温茶。

若是苏轼有遗忘或不解处，王弗便会从旁点拨，像是位有大智慧的扫地僧，只给些提醒，却从不拨云见日，故虽不会被她醍醐灌顶，学识却可与日长进。各色的书，王弗仿佛都有见识，若是苏轼夸奖，她反倒谦逊了起来，说仅是一知半解，有愧谬赞。

“乃知天壤间，何处不清安”，与王弗的相处就是这样，她给人惊喜与温存的方式都是平铺直叙的。她以为好女子便是要做到平顺，于是她便用最温和的火候调理家庭这道餐点。

原本王弗的骨子里也是热衷掌控的，她会躲在屏风后面，听客人与苏轼的谈话，待拜访者离去后，她则告知苏轼来者是为弹冠结绶还是人心叵测。她心思深重，却也只为苏轼所劳。王弗是苏轼生活的老师，也是他灵魂的伴侣，他们之间没有太多风花雪月、缠绵悱恻，但谁敢否认平淡也是另一种伟大。

在与苏轼相知相守的第十一年，王弗辞世，留下一子苏迈，刚满六岁。苏轼将王弗葬在了母亲的坟旁，并在安葬王弗的那座山坡上，亲手植了三万棵青松。

王弗去世的第十年，苏轼再度梦见亡妻，于是他写下了那首被传诵千年的悼词双璧之一《江城子》：“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。千里孤坟，无处话凄凉。纵使相逢应不识，尘满面，鬓如霜。夜来幽梦忽还乡，小轩窗，正梳妆。相顾无言，惟

有泪千行。料得年年肠断处，明月夜，短松冈。”

你我黄土之隔已是十载光阴，我们互相想念却又无从相见。我本忍着不去想你，可思念在晨曦或是月夜里不请自来，我对你终究是难以忘怀。你永远寄身在遥远乡里，而我却踟蹰客地，没了最懂我的你，我的心事还有谁能开解。你去，或是我来，总之这世间欠我们一场相见。可再看我这满头的霜雪，我这满面的尘埃，只怕纵是相见，你也已识不得我如今模样，而你却永远美丽地定格在我记忆里。

说来怕你笑我只知儿女情长，你不知你曾多少次入我梦乡，我梦见你在小窗前对镜梳妆，那真切的画面带我回到了十年前每一个有你的清晨。我们凝望着彼此，纸短情长，你应懂我的泪千行。我为你种了三万棵青松，让那明月照着你，让那松树伴着你，就像有我在这里永远牵挂着你。

后来，苏轼娶了王弗的堂妹王闰之，王闰之不似王弗有幸，她是在苏轼最为困顿失意的时光出现的，也是真正陪他颠沛流离的那一个，从“乌台诗案”到黄州贬谪，十六年间，从杭州到密州，再到徐州、湖州。王闰之曾跟着苏轼在连天大旱的蝗灾里灭蝗、沿着城墙拾救弃婴、挽起裤管挖采野菜……

但无论生活如何困苦，她仍是将嫁给苏轼视为自己此生最大的幸运，那时的姑娘家不兴有什么名字，就连苏轼的母亲也只

被唤作程夫人，苏辙的妻子更是被叫了一生的史氏。而王闰之不同，苏轼不但为其取名“闰之”，更让她有了自己的字：季璋。此等权利在旧时，唯有男人可享，可见苏轼是重视闰之也敬闰之的。

王闰之陪伴了苏轼二十五年，为苏轼生苏迨、苏过二子，并视王弗之子如己出，“妇职既修，母仪甚敦”。王闰之是个不懂抱怨的人，赤脚耕田、栉风沐雨皆不能去她欢颜。哪怕后来苏轼再度策名就列，飞黄腾达，王闰之也依旧如闲云流水，声色不改。陪他耕织的是她，每日迎门的是她，布衣韦带也不怨他，行返丘园也不弃他。

后来，王闰之在汴京染病去世，苏轼亲写祭文：“已矣奈何，泪尽目干。旅殡国门，我实少恩。惟有同穴，尚蹈此言。”为践“同穴”之诺，王闰之的灵柩被停放在京西的寺院内，直到十年后，与苏轼同在客乡合葬。

最后点缀苏轼生命的女子，名叫王朝云，是位西湖名妓。彼时苏轼被贬为杭州通判，某日，他与几位文友共游西湖，并在宴饮时找来歌舞班助兴。台上的舞女们个个美艳妖娆、浓妆艳抹，台下的看客们也都把酒持螯、放浪形骸。

在众多舞女中，有一女子因舞姿高超显得尤为出挑，苏轼的目光始终追随于她。直到丝竹声将歇，舞女们被安排侍酒，苏轼

仔细一看，身旁的女子竟正是群芳中最为夺目的那个，只是她换了素服、卸了浓妆，唯有轻启的朱唇上还留着一抹亮红，这般的清丽可人，实不该是烟花女子应有的面目。

苏轼与她交谈了几句，得知她叫王朝云，自幼家境贫寒，身世可怜，不得已才沦落风尘，便对她更为怜惜。那天，苏轼始终兴致颇高，于是他写下了“水光潋滟晴方好，山色空蒙雨亦奇。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”，是写西湖，也是写身旁的女子。

解人难得，王朝云是懂苏东坡的人。在苏轼被贬惠州时，王朝云也一路相随。苏轼最爱听她唱《蝶恋花》，可朝云每到唱至“枝上柳绵吹又少”时，都会哽咽而止，而后泣如雨下似五内俱崩。东坡问起缘由，她只道不敢续唱，因为下一句是“天涯何处无芳草”。

的确，他们两个都是漂泊的可怜人，身是柳絮，却不知哪一处才是可容他们栖身的芳草，而故乡，只能遥望。苏轼比她还要感伤，却仍旧笑着劝她：我正在悲秋，而你又在伤春。世人都羡慕他是个诙谐的乐天派，只有他自己清楚，所谓洒脱看透，不过是无奈之下的自我救赎罢了。

某日吃食毕，苏轼抚着肚子，问身边婢女可知腹中为何物，一人答都是文章，又一人答都是学识，苏轼对她们的谄媚通通不

以为意。问至朝云，她则道：“学士一肚子的不合时宜。”苏轼大笑道：“知我者，唯有朝云也。”

朝云还为苏轼生下了一个儿子，苏轼为其取名“遁”，意喻遁世、归隐。老来得子的苏轼对小儿没有任何大的祈盼，唯愿他一生平安：“人皆养子望聪明，我被聪明误一生；唯愿孩儿愚且鲁，无灾无难到公卿。”只可惜在他羁旅途中，刚满半岁的幼子因中暑不治，夭折在了朝云怀里。那可怜孩儿的眉眼，早已有了几分苏轼的模样。可叹，苏轼连这最卑微的祈愿，也未能达成。

再到后来，朝云也因染病离他而去，他切齿，这一生究竟要有多少次告别。苏轼在朝云墓上筑了六如亭，并亲写楹联：“不合时宜，惟有朝云能识我；独弹古调，每逢暮雨倍思卿。”自朝云死后，苏轼终生不再听昔日最爱的那首《蝶恋花》唱词，并一直鳏居至死。“天女维摩总解禅”，可惜这世间再没有了他的天女维摩。

苏轼为朝云所写墓志铭只短短百字，写她是钱塘人，写她故去的时辰，写她何日入门，写她身栖寺之东南。而悼亡的话，苏轼却只字未提：“浮屠是瞻，伽蓝是依。如汝宿心，惟佛之归。”对朝云，无有赘言，他只剩性命相见。

“推手从归去，无泪与君倾”，此生的泪水都已流干殆尽，再没什么眼泪能够为你。

得一贴己者，而后从她的视角重看自我、重看天地万物。虽身世浮沉，但苏轼终是幸运的，因为一直都有人爱着他。

雪堂的西侧有泉鸣，山坡上有长亭，小溪横在门前，北山微倾，此间宛似昆仑仙境，更胜似斜川当日境。他多像陶渊明，走遍了人间，却躬耕一田园。昨日的东坡又下了一场春雨，乌鹊喜，报新晴；人老矣，寄余龄。

把人生都泡在杯酒里，斟酒时，须满十分；且陶陶，乐尽天真……